◎我们的节日·春节

异国忆春联

吕　顺

南半球的夏天涌进窗来，我备好纸墨准备给孩子家写春联，忽然想起关于春联的一段往事。

那年我小学五年级。北京胡同的冬阳下，邻居小虎指着他爷爷的“春回大地风光好”洋洋得意，我急急捧出父亲的“福满人间喜事多”应战。

后来我们和解的方式，是一起给堆好的雪人贴上对联。那个系着旧围巾的雪人胸前挂着“瑞雪兆丰年”，背后贴着“红梅报新春”，墨迹在融雪中微微洇开。整条胡同的人都来看，王奶奶说：“这雪人有福气哩。”她说话带河北唐山口音，如今在墨尔本华人超市里也会偶尔听见，每次都令我倍感怀念。而雪人身上的春联是我记忆里最难忘的一抹中国红。

初三那年，我们几个男生猫在煤炉边，秘密策划给退休的班主任杨老师创作一副春联。有人提议“教书育人”，有人喊着“无私奉献”，最后落成“呕心沥血育新苗，殚精竭虑培栋梁”。

我们写好后，一起把春联送到杨老师家。老师开门时手上还沾着面粉，看见我们捧着的红纸，眼镜片后泛起雾气。她把春联贴在书房门楣上，我看见那双写过多年教案、批改过无数作业的手，轻轻抚平我们稚嫩的祝福。许多年后，在一次文友春节联欢会上，我看见一位华裔老师朗读中国春联时流露出同样的神情，忽然明白：有些感动，万里之遥是挡不住的。

父亲写春联时，我总假借研墨“偷师”。他的字算不得书法精品，却有种家常的温润。“爆竹一声除旧”的“一”字拉得老长，像除夕夜的鞭炮引信；“桃符万户更新”的“新”字收笔时轻轻一顿，仿佛新年钟声的余韵。

高一那年，舅舅来拜年，父亲把毛笔递给我：“你来写一副春联。”我手抖得厉害。那副春联是“爆竹声中贵客光临喜洋洋，亲朋团聚高朋满座乐堂堂”，“临”字右半边被我写得歪歪斜斜，父亲却笑着说：“这‘喜洋洋’三个字有灵气。”那抹歪斜的墨迹、那或许稍显稚嫩的联语，成了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。

又有一年春节，我陪父亲由北京回山东淄博老家探亲。表哥家新建的二层小楼门前贴着：“乔迁宝地全家福，喜住新楼满室辉。”红砖墙上，传统联语与当下的幸福生活相得益彰。村口小卖部的春联更有意思：“发家好景随春至，致富宏图与日新。”店主李叔说，这是他在广州打工的儿子视频里口述的，“孩子说这叫‘云写春联’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春联是活的——它会跟着人走，人在哪里，它就在哪里生根。

去年春节，老友的孙子戴维与希腊裔姑娘安娜喜结连理，他们邀我给这个中西合璧的家庭写春联。走进他家的客厅里，澳大利亚点画与中国青花瓷安然对望。我琢磨了好久，拟了两副联：大门上贴“龙吟华夏福盈门，凤舞西洋春满堂”，横批“和合致祥”；厨房玻璃门上是“红茶绿茶杯杯暖，西韵东声声声和”，横批“家是同心圆”。后来戴维特意发来照片，告诉我说：“安娜说要把英译版也打印出来，下月他们去探亲时要念给父母听。”

春节将至，我散步回家，惊喜地发现有一户人家已贴上春联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的“增”字在晚风里微微颤动，像在呼吸。忽然想起父亲晚年时说过的话：“春联春联，联的是春，更是人。”是啊，从北京的胡同到墨尔本的街巷，从雪人身上的玩笑到跨国家庭的门楣，那些红纸上的墨字何止是装饰——它们是文化基因里固执的编码，任你漂泊多远，总在某个春节前夕苏醒，提醒你：你的根在这里，家也在这里。

今年春节，朋友从北京捎来的洒金宣纸还剩最后一张。我铺开它时，金粉在夕阳下浮起细碎的光。墨汁在砚台里旋转，我忽然看见无数画面在墨香里重叠：雪人融化时滑落的红纸，老师家书房门楣的湿润反光，父亲握着我手写下的第一笔横，淄博老屋门板上渐渐剥落的旧联，还有戴维发来的照片中混血小女孩踮脚触摸“福”字的稚嫩身影……我心中激情澎湃，笔锋顺势落下：“四海同春春不老，五洲共联联长青。”

墨迹在异国的空气里慢慢凝固。我知道，当明天的太阳升起，又会有无数游子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展开红纸。那些横平竖直在不同肤色的手中传递，那些平仄对仗在不同语言的解读里新生。而这或许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，它随风远扬，落在哪里，就在哪里开出花来。

《岁朝图》　齐白石　北京画院藏

买张年画赠友人

陈灿富

新年前夕，我到美国西雅图的唐人街买年画。走进一家华人开的书店，但见四壁挂满各式各样的年历、年画，让人感受了即将过中国农历春节的热烈气氛。每逢春节，华侨华人大多要买年历或年画回家悬挂张贴。年画内容多为表吉祥、贺喜庆等主题，图案活泼，色彩鲜艳明亮。我看了一圈，标注“年年有余”的那张最惹人注目。

书店老板摘下年画递给我说：“‘年年有余’好看，人们常称作‘大胖小子’，喜欢吧？”我惊奇地问：“你也叫这年画‘大胖小子’？我第一次买年画，正是‘年年有余’图案。”书店老板哈哈笑着说：“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的年画也是‘大胖小子’。”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。一日午间，爸爸在家中编箩筐，我在旁边递篾条。乡邻德叔刚由镇上回来，他说：“杂货店进了一批年画，你们要买赶快去。”我懵懵懂懂问：“德叔，什么叫年画？”

德叔将右手拿着的那张纸打开来，我眼前一亮。一个面带笑容的大胖小子，脸蛋红扑扑的，抱着一条大鲤鱼，甚是好看。德叔告诉我，这图案叫“年年有余”。长大后，我了解到年画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，早期年画与驱凶避邪、祈福迎祥密不可分。

一阵清风由门外吹进来，两只小鸟叫声响亮擦着窗口飞掠而过。德叔说：“我先回家挂年画啦。”说罢，他扬扬年画离开了，我急不可耐地说：“爸爸，我也想要幅‘大胖小子’。”爸爸点点头：“现在与你去镇上，买一张年画过新年。”

我小跑着走在村路上。爸爸问：“累了吗？累的话就慢慢走路。”我摇摇头：“爸爸，只要能买到‘大胖小子’，我就不怕累！”

卖年画的杂货店靠近小河。往常，我过石桥时总喜欢站住脚，看看潺潺流过的河水，寻找在河边跳跃的鱼虾。那天我一心一意想着买年画，根本没心思再在石桥逗留片刻。

比我们早来买年画的人不少。同村小伙伴阿炎与他老爷爷（即曾祖父）排在前面。阿炎的老爷爷在旧时的私塾做过教书先生，他时常在村子榕树下，教我们几个小伙伴背诵唐诗宋词。

看着排在前面的10多人，我心里着急，仰头望向爸爸，以目光求援。爸爸紧贴我耳边悄悄说：“好孩子，别心急，做人做事要学会讲恒心、讲耐心。”他向我承诺：“放心，如果今天买不到，明天爸爸带你进城去买，城里大书店肯定会有年画卖，不怕买不到。”我没有强求，说：“爸爸，买不到也没关系，搭车进城买年画要花很多钱，今年买不到，我们明年再买。”爸爸笑了。

轮到我们时，那张“大胖小子”年画果真卖光了。

我有些失望，杂货店的叔叔与我爸爸熟悉，他安慰我：“明天下午还有年画进货，你要‘大胖小子’吗？我给你们留一张。”次日，爸爸按时去杂货店，果然买回了“年年有余”。我接过年画，端端正正挂上。那会儿，我觉得整个堂屋亮亮的，新年的祥和与喜庆流溢开来。

又过不久，不知爸爸在哪借来一本纸质泛黄的书，扉页上用毛笔写着苍劲有力的“年画”两字。全书图文并茂介绍年画，其中包括“大胖小子”，那是天津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图案，也是中国年画的精品之作。

记得那书里说，“年年有余”年画寓意深刻，取“鱼”和“余”之谐音，寄寓“年年都有剩余，一年比一年好”的美好期盼，也包含着祖先对后辈的告诫，即要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良训，在生活中有计划、有节度，这样才能做到“年年有余”。

如今，年画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的色彩，注重情趣和造型，画上人物生动可爱，富有活力。吉庆类年画仍然深受人们喜爱，“年年有余”的内涵延伸得更宽广了。

思绪回到眼前的唐人街书店，老板欢快地问我：“过新年，要几张‘大胖小子’年画？”我说：“先来10张吧，我要送给肤色各异的朋友作为新年小礼物！”

木版年画《莲年有余》　资料图片

团圆是不变的期许

厉彦林

春节是一场庄重浩大的仪式。贴春联、包饺子、煮汤圆、蒸年糕、守岁、拜年、祭财神、逛庙会……这些热热闹闹的“规矩”，图的是吉利，盼的是好彩头、好日子。

那噼啪作响的爆竹，最初是为了驱赶名叫“年”的怪兽，逐渐演变成象征辞旧迎新的热闹与喜庆。“压岁钱”是长辈送给孩子的“护身符”，是把灾祸阻挡在命运之外的美好愿望。那桌年夜饭，每道菜都暗含着“年年有余”“大吉大利”的祝福，圆滚滚的汤圆、香喷喷的水饺，将团圆的期盼化作舌尖上的真切美味与亲情脉动。

春节是刻在每个中国人生命日历上的温暖印记。腊月里，北方集市上麦芽熬成的糖瓜，在冬日阳光下散发诱人的甜香，将寒气都黏住又化开；南国空气湿润，老街檐下、阳台竹竿上，一串串腊肉风干的香气，在巷陌间无声流淌，诉说着殷实与富足；热气腾腾的年糕，黏合着大江南北共通的情感，蕴含“年年高”的好兆头……

在我的记忆里，春节总与寒冷、饭菜和团圆这几个关键词连在一起。

腊月天寒地冻，村庄中的鸡鸣犬吠格外清晰。年关一近，这情景立刻被热火朝天的景象所打破。家家户户开始“忙年”，灶膛的火光映红了人们的笑脸，案板上的密集剁馅声像迎接新年的奏鸣曲。

我家大年初一那顿饺子，最早是爷爷领着我的爹娘和叔叔、姑姑张罗，挤得一张桌子满满当当，爷爷说：“过年缺一不可。”后来，桌边换了我爹娘，看着我们这群儿孙，眼角眉梢都是笑，他们说：“人到齐再动筷子。”如今，我和妻子成了那翘首以盼的人，等儿子、儿媳带着孙辈续写这份团圆的幸福，我们说：“互为亲人是缘分。”岁月流转，亲情这杯酒，愈酿愈醇。

祖辈传下来的年俗，如今也悄悄赶起了时髦。在家人微信群里拼手速抢红包，在屏幕前传递拜年视频。过年的花样不断翻新，但这份情感与期盼，在新技术加持下，传递得更为便捷，也愈发温暖。

去年春节前，我乘高铁回老家，顺道赶了一趟村里的年集。只见路两旁的年货摊子琳琅满目，生鲜肉类、山货土产、干果糖点、鞋帽衣裳、春联年画等，五花八门、应有尽有。耳朵里听着老腔老调的吆喝，眼睛看到的是人人举着手机扫码付钱，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体验。

卖春联的摊子上，“马上发财”“福冲云端”等烫金大字格外显眼，好像老传统正向数字时代俏皮地眨眼。卖糖葫芦的大爷，扛着插满糖葫芦的麦秸草靶子，一边做生意，一边通过手机视频向在香港的闺女展示热闹场面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的“年景”？古老的民俗河流，吸纳当下时代元素，流向家的港湾。

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，一年一度的团圆饭，是重要的情感磁场，将家人从四面八方紧紧凝聚在一起，在老老少少、整整齐齐的围坐中，融化掉一年的风尘仆仆与疲累劳累，温柔地沉醉于血脉的暖流。

年味是一种无须翻译的世界语言。

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里，舞狮的锣鼓一响，总能收获整条街的叫好声。那狮子一身金毛赤鬃，踩着鼓点，忽而摇头摆尾，忽而翻腾跳跃……更有不少外国年轻人也学着包水饺，将满满的馅儿塞进饺子皮。虽然形状捏得歪七扭八、千奇百怪，但下锅时，那厨房里的幸福与欢笑，是每一个家庭的共同期许。

春节，不仅是节日，更是中国人心灵的故乡。无论走得多远，家人等候的那盏灯永远为你点亮。我凝望窗外，不知何时，世界被调成了静音。簌簌的雪花落在红彤彤的灯笼上，像是老天爷为这来自东方的喜悦，盖上洁白安宁的邮戳，随即又将这来自“家”的祝福，寄往世界每一个角落。

《太平春市图》（局部）　丁观鹏（清）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迎新春有感

冯国平

岁去年更，新春又至。每一次新春的降临，都似一道涓涓细流漫过心堤，悄然打开一扇生命的闸门。

像旭日破雾，像新月衔檐，像春风拂槛，更像一柄软帚，轻轻扫尽冬日的沉霾，拂去长天残留的霜痕，只留澄澈晴空。

身加一日长，心觉去年非。一切都是新的。扯一襟云霞裁作新裳，掬一捧清风净我尘面，目之所及尽是新生气象。

阳台盆花初绽，瓣尖凝着新露；路灯映着新换的招贴，街巷铺着新扫的洁净。沐着这般明丽鲜妍，心底亦焕然一新。

邻里间饮着娱宾酒，稚童们齐歌乐岁诗，人间处处漾着年味。我独喜静坐一隅，沏一壶暖茶，翻一卷闲书，细数新春念想。

行至耳顺之年，缠身俗事皆归于淡然，万般纷扰不过过眼云烟，最要紧的是沉下心来做正事。守心而立，向阳而行。

有人言，一天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，便手握黄昏；一年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窦绿，便要打点素裹秋霜；一生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，便已身处迟暮。

于是我抖擞精神，以柔韧步履踏遍烟火长街，以仁厚理性善待周遭人事，以求真之心品读世间万象，以包容之怀安度岁岁年年。与人相交，存退后一步自然宽的胸襟；持家相守，揣南来北往两相当的温润；纵遇坎坷，亦当保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豪迈。

一年正是春好处。新春鲜活可喜，又倏忽易逝。人生年轮在四季更迭里慢慢镌刻上岁月的痕迹。细细想来，漫漫一生，又能有几多明媚新春？为人父母，总在蓦然回首间，惊觉咿呀稚子转瞬长成少年；年过不惑，常于静夜忆旧时，回味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纯粹；身近暮年，立事业之巅，黄昏也已悄然到来。

旧年是人生温润的印记，新春是旅途深意的驻足。它让我们在辞旧迎新的欢悦里读懂时光厚重，再背上行囊，大步向前。

新春启序，所有的美好终会枝繁叶茂，在朗日晴空下，奔赴又一场丰收。

农民画《除夕夜》　沈仕清　中国美术馆藏